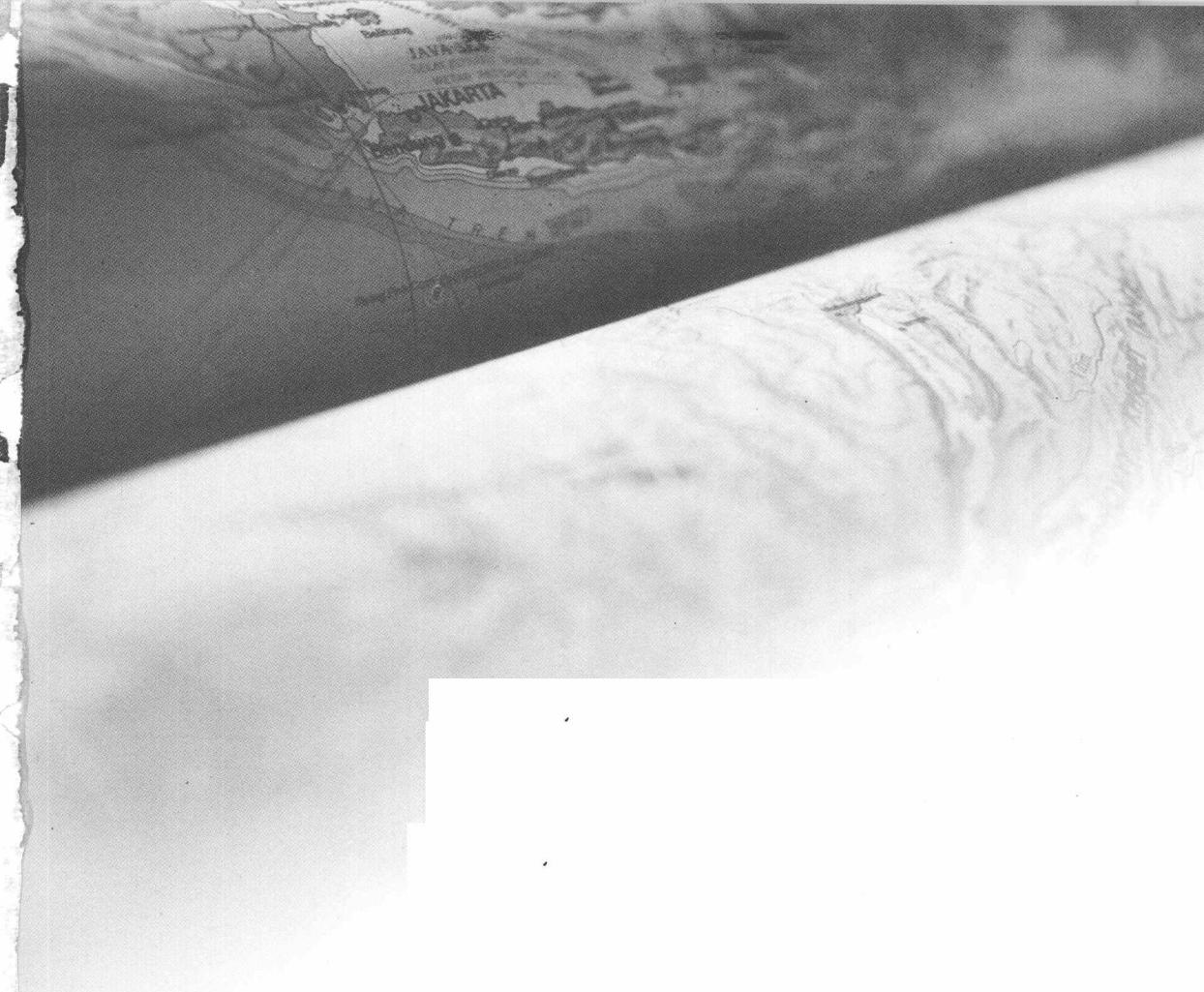


The Era of Global City-Regions 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

任远 陈向明 [德] Dieter Läpple 主编





The Era of Global City-Regions 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

任 远 陈向明 [德] Dieter Läpple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 / 任远、陈向明、[德]Dieter Läpple
主编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309-06731-6

I. 全… II. ①任…②陈…③Dieter… III. 城市发展; 区域
发展—研究 IV. F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292 号

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

任 远、陈向明、[德]Dieter Läpple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马晓俊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94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731 - 6 / F · 1501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走向全球城市—区域研究的时代

陈向明 任远

当前所处的世界已经是城市的世界，面临着的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世界上已经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到 2050 年预计有 75%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即使按照联合国中等水平的预测，到 2050 年时，全世界 90 亿人口中，城市的居民将达到 45 亿。因此，在未来的 40 年中，城市的人口将继续增加 12 亿，整个世界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经济组织形态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

城市无疑将主导未来的人类生活。而当前所呈现出来的城市和城市群的面貌，已经和几个世纪前单核心的市（city）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已经和区域融合为一体，若干城市所组成大都市区，及多个都市区的相互交错，形成城市区域的连绵地带。城市的基本形态已经不是被郊区和农村包围着的枢纽性的中心，而是由城市和郊区的景观形态、经济产业，以及社会体制交互连接而成的整体，形成一种一体化的力量，或者说正在塑造着这种一体化的力量。因此，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已经不是由个别城市所主导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而是依托着城市与其所在的广大腹地区域，在内部存在密切的分工协作，通过产业链条形成协作和互补关系，构成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并在这样一个整体平台上，经济和社会的活动得到呈现和展开。因此城市—区域是理解当前时代城市化的最重要的舞台。

当前时代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全球化。全球化将地方性的城市嵌入全球城市体系，除了世界公认的城市体系外，一些新兴国家的首位城市逐步成为世界性的城市。城市之间的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全球化以城市为枢纽，渗透到地方性的区域，渗透到地方性的社会生活，以及渗透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城市和区域的内部联系，在全球化下被重新构造。例如一个区域的首位城市往往成为设计、研发和贸易、营销的枢纽，而生产链条的其他环节则在区域内重新配置和扩散。这样的区域内部分工，通过投资、物流、营销和人口的变动，使区域性城市体系在全球化下发生着演变。区域内部的产业整合、市场导向、行政协调应对全球化的影响，促进知识外溢，深化和资本市场、科研创新和生产联系的网络，使

区域增强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全球经济的影响下,区域内部城市间对资本、制造业、出口的竞争日益加剧,区域内部的不平衡和分化日益加剧,使区域内部的合作与协调显得更加重要,需要区域性的政策环境来实现整合和平衡的区域发展。

区域是地理科学长期关注的重要主题,在国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研究获得新的重视。“城市—区域”通过内在的耦合关系和网络联系,为分析各种地方性、国家性和全球性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的“全球城市—区域”是一个更加新的概念,以此可以概括在全球不同地区城市发展表现出的新现象。简单来说,全球城市—区域包括国际性的中心城市和广阔腹地所形成的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存在区域内部以及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广泛联系。全球城市—区域表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如更大的规模、区域形态更加复杂化、内部差异性的扩大和更为密切的“全球—地方联系”,同时全球城市—区域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带来新的变革。正因如此,一些学者(Scott, 2001)认为全球城市—区域代表着城市发展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世界上的全球城市—区域以复合的形式重新组织,并成为推动全球发展新的引擎。

但是,全球城市—区域真的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吗?全球城市区域究竟和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城市群和城市连绵体有什么不同?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考察全球城市—区域和传统的城市群在应对国家内部和区域内部,国家外部和区域外部的挑战和变动时分别采取什么不同的应对模式。同时,我们也应该考察全球城市—区域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这两方面的维度相互影响和相互强化,并根据地方城市—区域的本土特点表现出自身的特殊道路。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理解全球城市—区域的多样性和动态性,需要从综合的角度进行观察,不仅要观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制度因素和地区协调,也要观察全球经济下市场和企业的竞争和合作;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观察城市—区域长期的发展变动,特别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更新及路径依赖的影响;需要从行动者的角度进行考察,在政府规划和企业运作以外,要重视居民在城市—区域内的流动性和参与决策。

这种动态性和多样性也需要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城市—区域中,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是否存在不同的模式?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是成功的,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是健康的?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城市—区域的差别性?以及东方国家的城市—区域和西方社会的城市—区域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否存在不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域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是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发展阶段上是否存在不

同？这些具有差別性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是否能够引起相互的借鉴和学习？同时，在这些不同城市—区域的动态发展中，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机制？受到怎么样不同力量的影响？以及会发生怎么样的演化？换言之，在全球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市场机制和全球治理的共同影响下，全球城市—区域呈现怎样的多样性与动态性？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 2008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复旦大学组织举办了一次国际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城市—区域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分析”。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和本地的近 30 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城市研究专家描绘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未来图景。德国卡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Kassel)的 Detlev Ipsen 教授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是一个密集的空间、一个复杂的观念对象、一种充满异质性的社会实体、一个创新中心，它创造出新的社会阶层关系，并由市民行动加以主导。柏林科技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的 Dietrich Henckel 教授强调，速度和时间效率在全球城市—区域内将得到充分的体现。巴黎政治研究所和伦敦经济学院(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 Michael Storper 教授使用来自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统计数据，提出生活质量、全球联系和科技能力表现为全球城市—区域的特征，但其实这些往往是全球城市发展的结果，全球城市发展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制度、创新精神及专业化。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 Politique des Paris)的 Frederic Gilli 教授将巴黎区域作为研究案例，讨论就业分散和产业转型的动态发展，他介绍未来的城市—区域是一种复杂的、分化的、多样化的产业集群。在 15 公里以内，这里是一个单中心的产业集聚，当延伸到 50 公里范围内的时候，这里又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香港大学的 George Lin 教授对中国广州地区进行研究，提出未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城市区域包括：①各种高、低端的服务；②由政府力量驱动，在参与地方竞争及应对全球力量中重新定位；③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同时进行，而没有呈现出线性发展模式；④成为新城市经济的支柱，是地区产出的主要来源，是提供就业与吸收移民的关键，并推动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⑤成为一种服务型的地理经济体，超越工业的限制。

参加会议的学者也对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和讨论。汉堡汉芬城市大学(HafenCity University Hamburg)的 Dieter Läpple 教授(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分析了网络化的德国全球城市—区域，认为一种“全球城市—区域”发展模式正在替代 Saskia Sassen 提出的“全球城市”的发展模式。北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科研中心(Science Center North Rhine Westphalia)的 Dieter Rehfeld 提出符号化的模型的概念，从全球、欧洲、国家、区域等发展的背景，提出不同的欧洲城

市—区域发展模式的独特性。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陈向明教授和复旦大学的任远教授(会议的两个主要发起人)的研究关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城市—区域所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并探讨区域在内部外部竞争下更加分化和更加不平等的同时，是否能够加强内在整合的能力，成为全球、国家和地方城市间的纽带和桥梁。研究对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信息产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说明区域性的产业联系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全球性企业如何在区域联系中加强竞争力。研究同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在城市—区域空间内，政府主导的由上到下的城市规划和区域协调，以及市场力量下产业发展发生共同作用。文章强调要同时加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博弈和协调联系，来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机遇，以及对产业升级的限制。需要研究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在政府行政主导的协调和规划中，以及市场力量驱动所带来的竞争化和一体化中进行行动，并提出城市应该针对自身情况更加竞争地、更加合作地适应区域性的全球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 Henry Yeung 教授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创新知识集群，提出良好的政府信誉、政策连续性、知识创新，管理体系间的紧密联系，对于城市—区域发展非常重要。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治理模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伦敦经济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 Edward Soja 教授提出大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所带来的治理危机，并提出为了应对治理危机，我们迫切需要理解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区域城市化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他还认为上海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有助于与我们更有效地探索治理全球城市—区域的方式。德国空间研究与规划院(The German Academy for Spatial Research and Planning)的 Hans Blotevogel 教授将莱茵—鲁尔区域作为一个案例，提出要实现全球城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均衡增长间找到一种平衡。韩国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的 Sam Ock Park 教授提出区域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应该由一种新的适应城市—区域发展的劳动力制度促进创新，促进充分利用人才。复旦大学的吴松弟教授与方书生博士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50 年的发展历程，认为城市—区域动态演化机制包括国际化、外部经济、地理位置及本地经济增长。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University of Tel Aviv)的 Moshe Semyonov 教授利用欧洲城市的数据，表明城市间的密切联系有利于缓解全球城市—区域所带来的偏见和社会距离。

会议探讨了全球城市—区域研究在近期和长期的发展。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 Martin Gornig 教授发现逆工业化对欧洲的收入分配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指出逆工业化并不局限于全球城市—区

域,在所有类型的城市—区域中都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学金教授研究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现权力下放和地方自主权的增加有利于中国城市—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空间扩张。通过分析中国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在大陆和其他地方的投资,中国台湾政治大学的陈小红教授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导致跨境生产的转移,导致区域和全球空间结构调整,导致跨境重新复制产业集群,也导致跨国界的工业纵向分化。韩国人类住区研究所(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的 Won Bae Kim 教授使用货物流量指标,证明东北亚的核心经济区域的重心发生转移,区域经济中心间的联系方式发生改变,这会从长远上改变整个东北亚的城市—区域体系。

在会议的基础上,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论文专集。本书的 18 篇文章是在会议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本书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Edward Soja 和 Michael Storper 这两位世界级的学者对城市和区域如何受到全球化影响和重新构造进行了理论性的建构。Henckel 则将时间、空间与效率引入全球城市—区域的分析。

第二部分,从中国的视野关注中国城市—区域的历史和现实。著名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左学金讨论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特别是讨论了财政分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另有若干篇文章分别对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的从历史演变的机制来分析区域,有的则关注当前在城市—区域舞台上政府、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力量发生作用的特点和机制。

第三部分,从亚洲的视野讨论亚洲城市—区域的多元化模式,有四位著名亚洲学者的论文对东北亚城市区域、大首尔都市区、中国和台湾地区、大孟买城市区域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研究。

第四部分,从比较分析的视野进一步讨论欧洲城市—区域的实践和经验,探讨了欧洲城市—区域的发展模式、社会联系等方面存在的特点。在这一部分中,有三篇文章描述了德国城市体系的特点,特别是讨论了城市多中心的结构形态、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时间空间的变迁。也有两篇论文分别通过对伦敦和巴黎的城市规划和空间发展进行分析。Semyonov 的论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城市中的种族居住隔离和社会融合进行了探讨。

我们将这些对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成果汇集成这本专集,希望以此能够传递我们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思考,并推动更多学者对全球城市区域领域的关注。特别是全球城市—区域研究在中国城市研究的学术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本专集的出版将会有领先意义和启发

意义。在此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们感谢德意志银行艾尔豪森学会(Alfred Herrhausen Society of Deutsche Bank)、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美国三一学院全球化和城市中心(Center for Urban and Global Studies, Trinity College, USA)对于本次会议的资助,并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对本项会议和成果所提供的支持,特别是彭希哲院长所提供的帮助。我们感谢邬慧、杨国庆和陈绮对论文的认真翻译。同时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孙晶女士和编辑马晓俊博士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对我们在2008年所组织召开的关于亚洲和欧洲全球城市—区域发展比较研究的一个小结,我们也希望以此作为一个新的思考起点,推动对此论题的研究,努力实现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突破。

参 考 文 献

Scott, Allen J., ed.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前言:走向全球城市—区域研究的时代 陈向明 任远 / 1

【第一部分 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与分析】

- 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的治理危机 Edward Soja / 3
- 理解城市增长:对全球化、生活质量和创造力假设的分析 Michael Storper, Matteo Bocci / 14
- 变化的节奏:作为竞争力与生活质量重要表征的城市时空变迁 Dietrich Henckel, Benjamin Herkommmer / 41

【第二部分 中国城市—区域的历史与现实】

- 政府规划和市场演化的共同作用:对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和长三角城市—区域发展的实证考察 陈向明 任远 / 65
- 财政分权与中国城市化进程 左学金 / 79
- 长三角经济区演变的过程和机制(1840—2000年) 吴松弟 方书生 / 94
- 中国苏州的全球化:政府、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 魏也华(Y. H. Dennis Wei) / 111
- 一场无声的革命?在日益全球化的广州大城市—区域内的第三产业发展和城市转型 George C. S. Lin / 136

【第三部分 亚洲城市—区域的政治经济多元化】

- 东北亚主要经济区域的经济均衡和跨区域联系 Won Bae Kim / 167
- 韩国首尔和首都地区的发展动态 Sam Ock Park / 179
- 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高科技产业投资的比较:一个全球城市—区域的视角 陈小红 / 200
- 孟买能发展成一个全球城市—区域吗 Sujata Patel / 223

【第四部分 比较分析视角下的欧洲城市—区域】

- 多中心城市体系与城市等级:德国大都市区域体系的
经验教训 Dieter Läpple / 241
 - 象征资本:变化中的欧洲城市—区域的发展模式和
独特性 Dieter Rehfeld / 258
 - 去工业化过程和东德的城市体系 Martin Gornig / 278
 - 伦敦和柏林的战略规划 Philipp Rode / 290
 - 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巴黎和巴黎盆地的管理范围 ... Frédéric Gilli / 311
 - 种族居住隔离、社会接触与偏见:
对欧洲国家比较分析 Moshe Semyonov, Anya Glikman / 324
- 作者介绍 / 339

第一部分 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与分析

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的治理危机

Edward Soja

当前,针对新区域主义及多中心城市—区域重要性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且这些概念本身也混淆不清。极端的观点认为,城市—区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全球化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同时资本主义企图强加空间剥削的手段。在另一个极端,城市—区域主义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推进全球经济的主要力量。这些讨论在这里一分为二:一方极力主张突破城市—区域是一个地域边界,政府的权力被剥夺,长距离的摩擦消失,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失去作用;而另一方主张提高区域主义的作用,提高城市群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力,并认为它们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家、市场及与邻近区域的联系。

在这些极端的观点之间,存在一个令人信服的、较为均衡的事实,即过去30多年中,城市—区域大量出现,城市—区域会出现新的治理危机。这些大城市区域,接纳了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拥有大多数的贫民窟居民,拥有强大的全球财富和政治权力。

接下来,我将采用一个多因果研究方法研究城市—区域,这可以促进比较分析,特别是与中国城市—区域的比较。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一个中观的合成方法:外生的、自上而下的力量;城市工业的全球化;以及内生的、跨大都市区域的城市工业结构调整。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诱导传统的郊区化进程向新形式的多中心区域城市化转变。

新区域主义的争论

在过去的15年中,学术与政治领域对区域和区域主义产生兴趣,同时普通人民大众也开始关心起这个问题,从而诞生了“新区域主义”;正如“新区域主义”这一名称描述的一样,在这其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概念,企图捕捉当今世界城市区域发展的动态。现在,区域研究者和区域规划者们极度关注区域生产、区域创新体

系、特定区域资产的重要性，以及区域危机治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推动力量等。在本文中，我关注的重点是相关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发展，即“区域化的城市”。在全球结构化的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流动中，各城市中心不断膨胀，围绕一个或多个区域中心枢纽形成网络，互相联系起来。

根据联合国收集的数据，目前有近 500 个城市区域，每个区域人口超过 100 万，同时人口超过 1 000 万的城市区域数量不断上升。有人估计，在未来几十年内，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将生活在大都市区域，这里将积累更多的财富、生产能力和政治权力。虽然城市—区域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我们对城市—区域发展背后的动态过程，以及在不同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仍然了解甚少。理解形成城市—区域的动态过程，比较分析这一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当今理论研究和区域发展规划及治理实践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有关新区域主义及城市区域增长的文献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两极分化严重。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城市—区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阴谋，资本的力量重新塑造城市和区域，以更好地满足资本主义的需要，如 David Harvey 曾经提到的“寻求空间剥削手段”。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城市重塑或结构调整背后不可抵制的推动力。新区域主义，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也只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竞争日益激烈的副产品。从这个角度看，新区域主义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城市—区域只不过是对过去发展的一个延续，而不是什么新奇或创新的概念。

另一种极端的解释是，城市—区域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内生源泉，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它的作用甚至高于国家或市场。基于区域经济的凝聚力，培养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不同区域层面中规划和公共政策的焦点，包括全球和超国家（欧盟）的层面，到国家的层面，到次国家层面，再到城市—区域的层面，等等。区域主义和区域规划被视为一种途径，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所有问题，如贫困和贫民窟、社会包容、文化认同、民主管理等。

在这些极端的立场之间，有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它细致入微地解释新区域主义和城市—区域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在一个被我称为中层地理式的研究方法中，我有选择性地综合考虑全球与局部、宏观和微观、全球化外生力量和经济结构调整内生因素。我的目标是找出一种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城市区域，促进比较研究，特别是与中国城市区域的比较，并澄清有关区域治理的争论。本文的核心就是“区域城市化”的概念。

区域城市化及向后都市时代过渡

我使用的“区域城市化”这一术语，指在过去的 30 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

化进程轨迹。这不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简单结合,这种向心力与离心力产生于单一的城市核心,在过去的世纪里,它塑造了现代大都市,使得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极高,郊区部分密度低,再向外就是非城市化的边缘地区;但现在,新的动力已经出现,其特点是一种密度收敛。

随着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鸿沟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前城市区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人口密度从市中心梯度递减,而且降幅很大,现在密度要平坦得多,城市中心的密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郊区密度增加。由于城市化和城市密度蔓延到整个大都市区域,甚至偶尔超越大都市区域,因此大型城市节点的数量增加。由于城市区域向外延伸,深入到新的腹地,多中心区域的城市化主要以城市网络的形式展开。虽然我们以前可以认为单个城市区域是全国城市系统中的一员,但现在我们要将其看作一个区域网络,它融入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体系中去。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区域城市化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多中心和网络化的城市区域形态导致现代化的大都市发生本质变化,特别是在曾经区别明显的城市与郊区生活方式上。由于区域城市化的进程嵌入地方环境和文化,在不同的城市区域,向后都市时代的过渡以不同的速度开展,并采取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郊区化已经停止,它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不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我要补充说,区域城市化的轨迹不但上升,并很可能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不仅是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更是一个区域城市时代。

新区域主义及相关概念,如区域城市化和多中心大都市区域,来源众多。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基于现存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它代表了对现代大都市过去发展历史的连续。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们是最近发展态势的产物,并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在塑造新区域主义及其相关概念上,空间批判等各种分析视角空前发展,而且影响力巨大,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它介入了更广泛的学科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空间变化过程恢复了城市和区域研究的活力,刺激产生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想法,而且从历史上看,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如此,如从考古学、神学到文化研究与发展经济学。空间与区域的思维广泛流传,得到众多学者和决策者的支持,使他们认识到新区域主义区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

城市—区域的概念来源于广泛的文献研究,这些文献侧重于城市深刻的结构调整,它几乎涉及在过去40年中形成的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区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主要可以追溯到三种力量,它们已经重塑了当今世界,即我所定义的“向后都市时代过渡”。这三种力量是:资本、劳动力及文化的全球化;新经济(New Economy)被标榜为是后福特时代的,灵活的、全球的以及信

息密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发生意义深远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区域是在城市化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而城市化是发生在现代都市转型，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区域没有走到尽头，相反，它进入了一个新的后都市阶段。

城市—区域的概念可溯源到（或者只能溯源到）全球化进程。在“城市—区域”概念的发展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区域”是基于 Peter Hall 和 John Friedmann 提出的“世界城市”，Saskia Sassen 及其他学者关注“全球城市”，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但是，全球化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过分强调全球化可能使我们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理解过于狭隘。在大多情况下，对城市—区域的概念化反映了从全球城市的辩论中脱离出来，走向空间和区域，更加透彻地解释当今城市化进程的动态。现在的研究不主张将“城市—区域”视为外生的全球化力量的产物，而是越来越多地强调内生的进程，包括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分散化和集中化，区域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

在最基本的形态上，城市—区域是一个区域的城市，是多中心城市网络的节点，它的范围伸展到更广阔的地方，比以前的大都市和单中心城市区域更大，也不像以前的城市，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市区与郊区。在城市—区域或区域的城市，现代大都市的简单结构已经被重新界定，使区分哪里是市区，哪里是郊区，甚至哪里不属于城市区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趋势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两个原来不同形式的城市发展态势变得越来越相似。

中心与外围

我们很难信心十足地判断区域城市化进程何时开始，但很显然，它对现代化大都市区域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许多大都市区域（即使不是世界主要的大都市区域）核心，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空洞化”，这里人口密度下降，就业机会减少。这就导致产生了一些新名词，如“中心城市郊区化”和“城市萎缩”。在某些地方，如底特律，“空洞化”导致城市经济停滞，城市显得十分荒凉。在其他地方，如大阪，城市中心曾经是日本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几乎很少有居住人口了，但仍然充满活力，经济蓬勃发展。还有一些城市，流动人口填补了城市中心，保持了原来的人口密度。比较中国城市中心的不同发展轨迹，如北京、上海、广州，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特别是现在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已经不再是沿海城市，而是内陆城市了。

虽然老中心城市的发展有很大差异，给规划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